

陳

半

仙

失

算

万明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中国·长沙



万

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陈

半

仙

冬

算

农村版

陈半仙失算

万明 著

责任编辑：东方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

199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65,000 印数：1—6,000

ISBN7—5404—0549—X

I·440 定价：1.90元

目 录

田野短笛(序)	未央 (1)
遍地月光	(4)
聋子的耳朵	(8)
陈半仙失算	(11)
奥妙	(14)
涂老头	(17)
副乡长值班	(22)
驼八	(25)
屠凳	(30)
晒书	(37)
落选	(43)
王屠户卖肉	(45)
意外	(50)

摔酒壶	(55)
桃英出走	(60)
可疑的脚印	(63)
学乖	(67)
张大伯和他的儿子	(69)
河水亲	(75)
孙罗生回乡	(78)
上传 下达	(83)
牲猪现场会	(87)
饭盒	(90)
四奶奶	(93)
柳树下的世界	(99)
猎手憨哥	(102)
讲不完的故事	(106)
乐宝的秘密	(110)
养鱼状元	(120)
屠龙女	(126)

路队长.....	(133)
修路.....	(136)
寻娃.....	(146)
丑小鸭.....	(150)
照镜子的姑娘.....	(153)

田野短笛

未 央

如果你是乡里人，这些小品，会象牧笛一样，使你感到亲切、熟习和喜悦。

如果你是城里人，这些小品，会象牧笛一样，使你感到新鲜、有趣和兴奋。

今天的田野，已不是昔日的田野。家庭联产承包制激发了人们的主人翁精神，商品流通让土地神奇般活跃起来。他们在这大潮中有什么想法，是什么心态？他们之间的关系起了什么变化，发生了什么故事？看看这本书，你会眉眼含笑，掩卷而思。这本书里没有史诗场面，没有洪波巨浪。它虽是一些侧面剪影，细枝小花，却洋溢着时代的气息，浓郁的芳香。

这里有新一代的农村青年，他们视野开阔，胸怀大志，不再拘束于眼前利益。《猎手憨哥》中的憨哥猎了一只穿山甲，都以为他会卖高价，他却送交环保所。保护环境，保持生态平衡，这是从前没听过的，现在已经家喻户晓了。憨哥的行

动，令人钦佩。《讲不完的故事》写年轻人“把山掀掉”，引起老辈人的反对。老辈人指望风水，年轻人锐意开拓，两种观念，构成了今天的某些冲突。《河水亲》写媳妇关心公公的再婚，又是一个观念更新的例子。让失去老伴的老人有机会重建爱情生活，很有社会意义。

当然，在这大转变的时代，有人跟不上步子，有人自作聪明。《聋子的耳朵》写一个乡干部不甘一夜之间由“正”变“副”，装聋作哑，百事不探。看见乡民们为争水械斗流血，竟也不闻不问。活现了一个意志衰退者的丑态。还写了那么一些人，贪图私利，投机取巧，损害社会。如在暴雨时让别人的鱼往自己塘里走的驼八，收拾旅客扔下的塑料饭盒又装饭卖给旅客的不法者等。

这些小品，只有几百千把字，象一个个短镜头。每一篇要写出点什么，给人留下印象，很不容易。几千万把字的小说好办，能包容一个复杂的故事，刻划一个完整的人物。几百千把字里见出人物故事，非有一点功夫不可。高度的精炼，高度的表现力。立意、结构、语言三方面都要有其独特的地方。立意应该新颖，小中见大。结构应该精巧，余音绕梁。语言应该简洁，明快优美。本书中的作品，虽不能说在这三方面达到了极至，但确有其成功之处。

万明，某县宣传部长，工作是很忙的。忙里偷闲，写“小”东西：小小说、小报告文学，小散文，小曲艺。笔耕二十年，发表八十万字，收获可观。他的特色是：写农村，写给农村看。在文学对农村有点淡忘的今天，这就显得相当珍贵。

遍地月光

一弯上弦月从云层里钻出来，村庄、田畴及蜿蜒的山峦，尽置于淡淡的月光之中。

月下，一位身穿短袖衬衣的高个子，肩扛一辆崭新的“凤凰”单车，来到一栋土墙瓦屋前。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这身影有些迟疑。放下单车后，在屋外徘徊着，好半刻，他才鼓了鼓勇气“笃笃、笃笃”地去敲那扇门。

这是乡信用社李主任的家。其实门虚掩着，高个子一用劲，门便开了。只见李主任独个儿在灯下写写算算，高个子轻手轻脚小心翼翼地掩上门。

“李主任，我，我叫潘如生，潘家村皮蛋加工专业户。”潘如生自我介绍说。

李主任40岁左右年纪，国字脸，为人热

情正直。

“哦，你就是潘如生同志，久仰，久仰。”

李主任放下手中的笔，站了起来，笑着说：

“听说你父亲潘大爷是种田能手，看来父是英雄儿好汉啊！”李主任眨着眼皮赞赏着。

“哪里，哪里……”潘如生连连应酬着，停了停，话锋一转说：“唉，人背时，盐罐里也生蛆哩，上批蛋没做好，差点连老本也丢了，这次我研究出一种加工皮蛋的新方法，眼下正值鸭蛋收购季节，但流动资金不够，急需三千元贷款，想……”于是他期期艾艾地提出要求，并风快地从门外推进“凤凰”单车。

“这……”李主任睁大眼睛望着，一时象丈二金剛——摸不着头脑。

“按理说我不该如此冒昧，但我……只好请您收下这一点心意了。”他说得很诚恳。

一点心意？说得轻巧。一两百块，俏货哩。老李本来早就想买一部“凤凰”，只是几次托人都没买着。潘如生生怕“买卖”不成，未容李主任开口，便加重语气背着早已准备好了的台词：“这部单车，是我托我表弟弄来

的，好不容易瞅你回家，才送来的。你若不收，我有脸回去吗？”话语里几乎夹着哀求。

李主任望着潘如生惶恐的脸，紧蹙的眉毛舒展开来，微笑着说：“好，这单车就放在这儿吧！”他拧开笔帽，熟练地开了张支票递过去：“三千元，你明天到信用社取款吧！”

潘如生如释重负地舒了口气，一迭连声说道：“谢谢，谢谢，总算解决了，解决了！”说罢，喜孜孜地走了。他的身影消失在淡淡的月光之中。

三天后又一个傍晚，又是如水的月光。潘如生和妻子忙着将刚做好的皮蛋放入缸里，略显消瘦的脸上溢出笑容。此刻，屋外传来“叮当”的车铃声和粗犷的笑声。接着，胸戴大红花的潘大爷满面春风推着单车走了进来。潘如生忙迎了上去：“爸爸，您又得奖，嗨，‘凤凰’哇！”

“凤凰”单车在月光下铮铮发亮，潘如生觉得有几分眼熟，他不由得仔细端详起来：“这单车多象我的，一个型号呀！”

“别说傻话了，这是今天下午乡党委奖给我这个种粮大户的。”

潘大爷象记起什么，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我临走时，信用社李主任托我带这封信给你。”

潘如生脸一沉，心里直嘀咕：大概是要我给他送皮蛋去吧，刚进缸哩，哪来这么快？他拆开信封，猛不防，几张大票子从里面抖落下来，嘿，分明是一张张齐崭崭的国库券啊！数数，一百八十六元。父子俩一时傻了眼，怎么回事？

潘如生忙读李主任带来的信：“潘如生同志，你走后的第二天，我落实了一下贷款的事，便准备将单车给你送去。正巧，乡里筹备召开劳模庆功会，要奖给劳模一批名牌单车，没想到还少了一部，于是，我来不及征求你的意见，便将‘凤凰’‘借花献佛’了。单车款替你买了国库券，现将国库券如数捎来，请查收。祝你事业兴旺。”

读完信，父子俩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窗外是遍地的月光。那般的柔和，那般的真美。



聋子的耳朵

乡长陶晓，年过半百，有双大耳朵，肉

乎乎，厚实实，光泽泽。据说，这样形状的耳朵最聚音，能听八方。

人们背后地议论：陶晓象唐朝天子李世民，颇有福相。

然而，时运不济。当了十来年乡长的陶晓，不知什么原因，今年春上一夜间，“正”字竟变成了“副”字。说也怪，第二天清早，一双好当当的朵耳不顶用了。朵耳一聋，连说话也少了。

每逢开会，他总是呆坐在角落里，默默地抽烟，任凭人们来回走动，吵闹，他全不在意。

主持人走近他，咬着耳朵扯开嗓门：“请您讲讲话！”他指指耳朵，摆摆手。

每逢下村组检查什么的，他一反常态，不走大路走小路，嘴叼着烟，反剪双手，懒洋洋地迈着八字步。一天，他信步走上张村的人工渠。渠水“哗哗”流进了绿翠的稻田。他失神的眼睛顿时一亮。这是十年前，他新任乡长时，领着上千民工苦战半年修成的。正当他回首往事时，不远处涌来一支卷袖扛锄的“杂牌军”，原来一伙在追打另一伙。锄

头、扁担撞得震天响。逃命般跑在前面的那位40岁左右的中年汉子，已被打得鼻青眼肿，抱着鲜血直流的脑袋，旋风般窜到陶晓的跟前。

“乡长，救命啦，他们抢我们村渠道里的水，还行凶打人！”

陶晓浑身一颤，连忙指指耳朵摆摆手。

这起流血事件很快传遍全乡。乡里召开紧急会议进行处理。

陶晓坐在正中间的位子上，默默地翻着《参考消息》，偶尔抬起眼睛望一望到会的众人。不一会，县委组织部赵部长走了进来，当走近他时，赵关切地说：“半年不见，你老得好快哟，看上去象个花甲老人了。”

陶晓听了，“霍”地站起，大声说：“不，不，赵部长，我才54岁零11个月哩！”



陈半仙失算

一色的低檐矮屋，住着二三十户人家。平素极冷静的山村，今个儿热闹起来。拄拐杖的大娘，拖儿带女的大嫂，把这巴掌大的